

新

唐

書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列傳第五十三 唐書二百二十八

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右丞郎中集賢殿直學士

敕撰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鄆尉。時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鄆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辦。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垂拱初，爲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無狀，或言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爲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伐材於號，笞督過程人多死。珣按奏弘義坐免，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自司馬坂糜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爲岐州刺史，復爲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爲獄辭牽逮。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舍貸。擢

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子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爲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臺定屢獻讜言天子嘉允出爲泗州刺史以珣老請解職奉養珣卒歷戶部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儼更典二都選旣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爲侮已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爲宋之孫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爲營婚官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驚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賊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

頌遷明堂今以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內獨無擾武后薨書褒尉長安中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意出爲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爲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慙怒劾思貞爲青州刺史或問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辯荅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荅曰公

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
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
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
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思貞前後爲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
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爲文及冠擢進士第補金水尉
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丘園武后召爲左拾遺
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爲王構當讀表抗聲析
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
州遷益州府長史景龍末召爲左御史大夫會平諸韋治其黨衣
冠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爲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
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爲益州長史按察劔南振弊柅私號爲清
嚴睿宗嘉構脩絜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又爲諸使最乃賜璽書
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遙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

南尹進戶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跡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爲凶官遽改太子詹事冀其愈會卒贈黃門監諡曰景始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爲構服三年弟相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荊州司馬構子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炕生垆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爲賞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爲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聞垆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累大官貞外郎爲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

尹傑既精聽斷雖行來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荅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埭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恃玄宗姬媼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陽和月不可以殊死乃敕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傑引侍御史王旭爲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發反爲所構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爲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井陘尉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爲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

司禦曹曹參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待制召后曰非
嘗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黃門侍
郎時議禁嶺南酋戶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為政者因其俗且吳人
所謂家鶴膝戶犀渠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
愍太子敗守衛註誤皆冰已決諸韋黨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
奏大獄始判復改訃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
議卒論如前所奏實為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且許
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榮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以剛
執為治所居人吏畏龍言呼為阜鵬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
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
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
革之六二曰引吉无咎謂處革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
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

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
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
魏游肇爲廷尉帝私敕肇有所降如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怒之
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爲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凝
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於奔踴則王良不能
御驛停藥石於膚腠則俞附不能攻疾又言漢武帝甥昭平君殺
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
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
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
若如公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子律乎故
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初以左御史中丞
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
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
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

封百戶出爲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
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
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光帝夜犯長樂門入宮城將殺志
惜志惜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愴慙悸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
真定公逐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
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歎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
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
州兵曹參軍還爲左補闕宋璟蘇頌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
景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彊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
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旨豐美得
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盜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
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荅
天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振贍

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刺史治號州大理卿源
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
袁仁勣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
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
誠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
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筆紙令自賦賚絹
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擢監察御史
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居後母喪詔奪服
固辭不出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
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
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日王出獵家奴羅迺好禮遮道諫王初
不許乃卧馬下諍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
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慙爲還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

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
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温州別
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脩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
動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
劍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
州刺史政清淨增脩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
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鳩鵲溪鳩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
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賡
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
悉放所玩適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天下久平朝廷尊
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
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
仙吾恨不得爲騶僕未幾入爲戶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
安中舉學兼泳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
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
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
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恥汙詖
謁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
監察御史出爲樂壽公正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
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
外郎進絀清明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
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
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
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
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
埋斂明列科防俗爲之改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性謹

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荅曰細不謹
況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黷公私貲不
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曰文帝嘗登
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
亦以文名當時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稱有王
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
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訓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
澣辭母老不忍遠離賞而罷聖曆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
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柰何俱死議貸其
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劾奏常先
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澣奏孝
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嫫不恭并劾談神昏形滓挾
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思陷薛暉沒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

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
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
論駁及詔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
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爲相
它日問曰五豆不敢冀房杜比爾日諸公云何滸曰不如璟請故荅
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爲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
四庫書表滸爲副改秘書少監出爲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
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滸以清毅聞吏民頌美玄宗
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它亦數萬
所頓彌數十里滸列長棚帘幕聯亘上食凡千輦納篋鑰身進膳
帝以爲知禮喜甚爲留三日賜帛二千匹滸以淮至徐城險急鑿
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中書令張說擇承轄以王丘爲左滸
爲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滸及蘇晉爲侍郎世
謂臺選當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

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濟棄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爲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畏加官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別駕濟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濟入殿中曰卿向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濟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皆流放久之濟徙索盧丞郴州長史濠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濟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在其久招還泳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濟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寢養更倚力士助得爲兩道採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稟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爲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贓

事連潞詔矜潞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
嚴挺之亦爲林甫所廢與潞家居杖屨經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
用潞爲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黃老清靜爲治卒年七十二肅宗
時錄林甫所陷者皆褒旆故潞贈禮部尚書潞嘗稱陳希烈宋遙
苗晉卿韋述之才後皆大顯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侍
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
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內
令子洛州參軍元忠下獄遣人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遠敗
風教請錮終身遠遂廢當時謂察爲公而終以懷隙斥云潞孫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鎰辟署幕
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相領鳳翔奏署監察
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蕭復引爲江淮
宣慰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
郎中幹鹽利俄爲水陸運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